

鲁迅 著

白光

贺友凡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白光

策 划：李 新
装帧设计：张少俊艺术工作室 + 郭 蓝
撰 文：谢春彦
人像摄影：汪大刚
责任编辑：庞先健
技术编辑：殷小雷 杜廷华

白 光

原 著：鲁 迅

绘 画：贺友直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电话：54044520)

印 刷：上海质胜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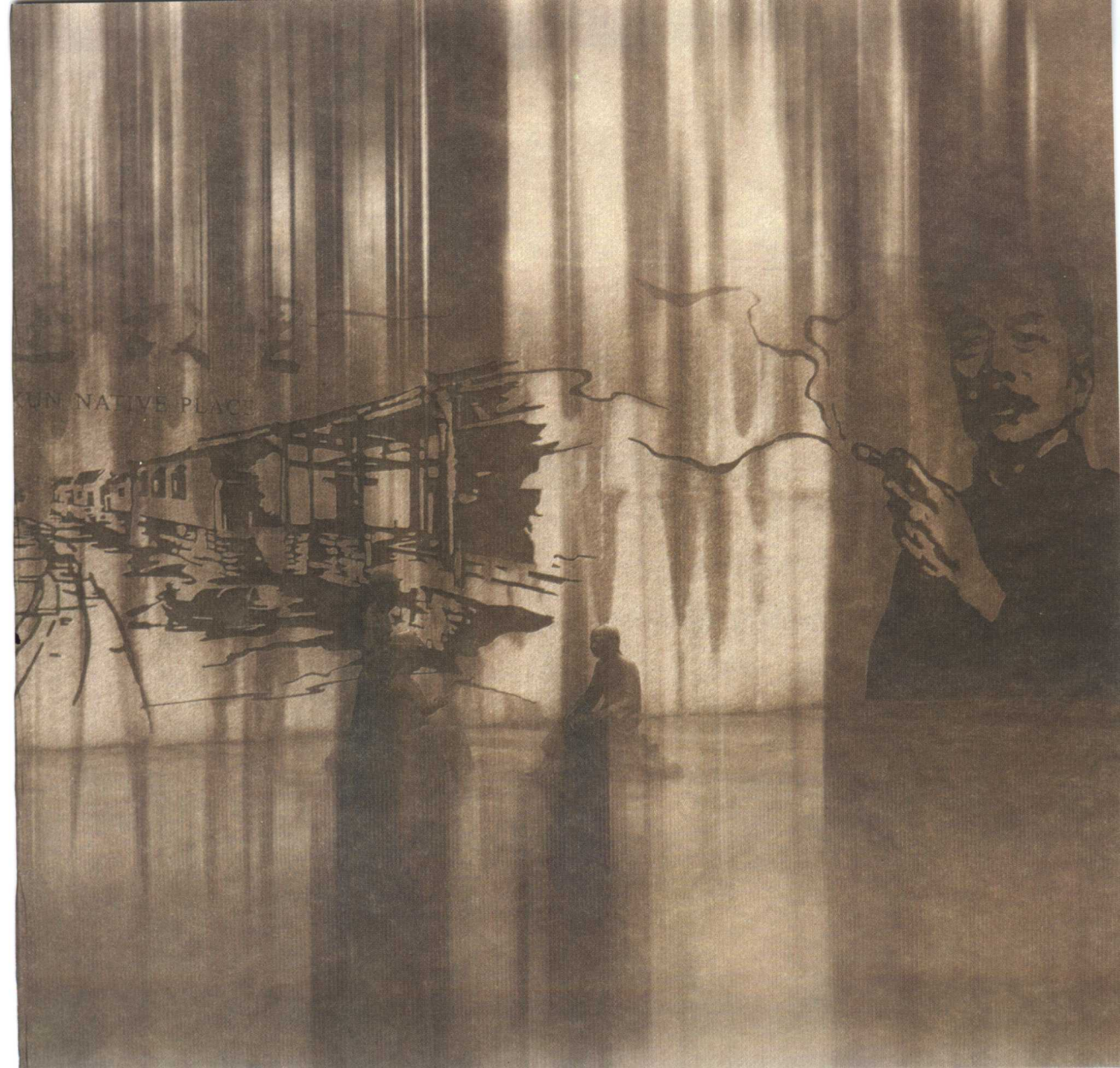
开 本：787 × 1092 1/24 印张：3 $\frac{2}{3}$

印 次：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322-4531-4/J · 4102

定 价：58.00 元



KUN NATIVE PLACE

出版人的话

本书初版于20世纪的1980年9月，印数2000册。那是一个刚刚经过阵痛的祖国恢复的时期，也是出版业开始复苏的季节。现在我们可以想像，那个时段，艺术家们的的心态从灰色调式中挣脱，一下子迸发出被压抑很久的能量有多大，每位画家都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画笔表达自己的价值，几乎是什么都想画。当时，我社力邀十余位当代优秀画家（其中不少位今天已经称之为大师了），一起编辑创作了鲁迅短篇小说的插图本11种。其中方增先绘《孔乙己》、陈逸飞绘《药》、赵延年绘《阿Q正传》、程十发、程多多绘《伤逝》、韩和平绘《故乡》、赵宗藻绘《社戏》、黄英浩绘《一件小事》和《祝福》、韩辛绘《风波》、张怀江绘《狂人日记》以及贺友直绘《白光》。丛书统一开本，统一书装，名著配名绘，有这么多艺术家参与，竟然顺利成书，而且贺友直绘《白光》还获得第二届全

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真是一件出版奇事。今天我们出版人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聚集这么多精英再做一件这样的出版之事了。只能长喟：时代使然之。

25年后，我社又一次推出该丛书精品之一贺友直绘《白光》。我社延请著名旅日设计师张少俊先生主持本书的书装设计，试图用新的设计理念和当今最好的印刷品质重新演绎这部名著和名绘，也聘请著名艺评家谢春彦先生再次帮我们认识贺友直的艺术。当然，我们出版人更想用出版本书来表达我们的一颗心，虽然时光过去了二十余载，但上一代出版人的希冀和我们现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还是很容易沟通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一定是世界的，也一定会永恒的，我想这本书应该属于这里面的一份子。

感谢前辈，感谢为此书作出努力的所有人。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董新

2005.9.6 晚

欢迎《白光》的重光

白光、白光，它抑非是一种失意者渺茫希望破灭的征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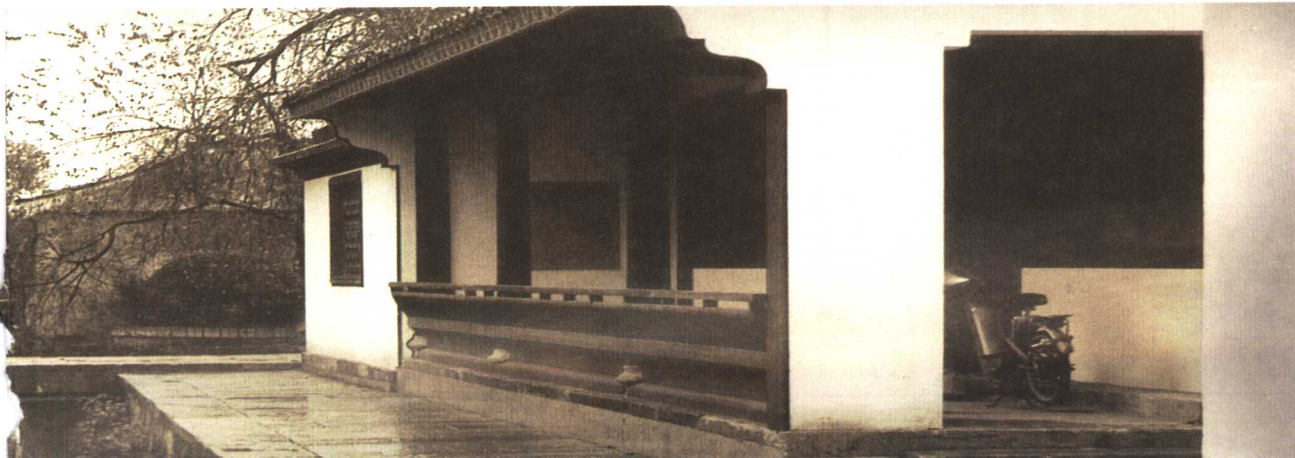
《白光》、《白光》，且看贺友直先生循鲁迅之笔所描绘刻画的惨冷历史旧相。

《白光》，鲁迅小说，作于1922年6月，见《呐喊》集；现在的连环图画则是友直先生据之为脚本于1980年的创作，计36幅，水墨淡写，尽管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初版也已25个年头了，至今对之还是令人唏嘘，不忍释卷。

我十分赞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对这本鲁文贺绘的连环画《白光》的再版，在辫子戏过分充斥舞台败坏我们的审美、搅乱我们的史观、污浊我们的心灵的当下，辫子老童生陈士成的悲惨故事，倒不失为一出严肃的正剧，亦如一角小小的镜子，照一照相去不过百年的昨日历史，让我们藉以认真地、艺术地认识一下我们的来处，不亦善乎。



学而优则仕，几乎是长期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然欲仕则必须经过考的难关，命运的上下即系于此，《儒林外史》中范进的际遇便是典型。范进的“中”亦即大量不中的偶然，而其后的陈士成更是大量屡试不中中的必然之数；三考告捷，金榜题名的荣宠正是建立在无数必然的不第必然的失意之上的。故“身中面白无须”至老不第的辫子老童生陈士成的命运亦即为更加广大的欲仕难仕至死不仕的旧时读书人的代表，注定要一辈子被人“轻薄”和岂止轻薄，他是在第十六回不第的无望下终于“发了怔忡的举动”以至投水自尽而死的悲剧，便有史的意味，值得我们后人思索考问。所谓“身中面白无须”乃是几乎所有旧时考生在试卷首页身世告白中的体貌自述，亦足见陈的普遍性。鲁迅先生以之奋力呐喊于科举初废的民国初期，他深意绝非只在嘲笑和批判





陈士成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夫子于哀怒之间还是有仁大义大洞明在焉。某位曾经十分风光过的新红学家判之为近似兽性，一个没有爬上去的忠实奴才，委实有些左矣。我以之诤友直先生，这位1922年生人的老画师说，陈士成也是一苦恼人也。要之，他的画笔也就是以之为切入点而图成老童生的悲剧故事，在白光的明灭隐现之间完成对鲁迅思想的“翻译”和诠释，如若夫子有知也定然会赞赏这样的笔墨，这样的用心。昔人有论心论迹之别，处于底层的小人物陈士成，未中未仕也就是倘没有爬上去，对于他的批判和定案也只能是论迹不论心的重证据了，他已经为科举和封建致死，且被剥了衣服，我们又何必再踹上一只脚呢。从旧世界平民队伍中走出来的贺先生是深知如何知人论世的，笔自下得准。



贺友直先生在描绘这个悲惨凄厉的故事时，选用了略带冷黄的色纸，自始至终让整个画面笼罩着一种被压抑的悲剧氛围，绝无一丝暖气。于此阴冷之中，孤独的主角陈士成总僵若一管戒尺，迟疑、惘惘、空虚、栗然、惨然、恐怖、战战兢兢（皆小说中语）……画家说，这样的角色还能给他设计出什么别的形体动作来呢？他之由僵而死也确在命定之中了。大的调子即如此，足见贺友直的大手笔。

贺友直先生毕生致力于鲁迅青睐提倡的连环画，以形象和画面状尽人间故事，我尊之为“形象大师”、“故事圣手”，而他所驱遣的主要绘画手段亦他之独门绝活乃是“贺家样”的白描，其代表作即是40年前的《山乡巨变》，足称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然而圣手之技又不止于此，此之《白光》却取水墨写意之道，把中国画引入连



延的故事之中,无论刻画人物表述环境烘染气氛展示情节都与整个主题丝丝入扣,沉郁顿挫,活画出陈士成这一个“苦恼人”的行状来。

贺友直先生认为连环画的任务在于“翻译”文学脚本,不同的脚本当有不同的“翻译”形式,他历来十分重视这种形式的探求。我们检阅他诸多作品,如《连升三级》、《山乡巨变》、《十五贯》、《皮九辣子》、《朝阳沟》、《小二黑结婚》、《贼说话》、《天门阵》、《苏东坡写对联》等,即可发现每一部故事的绘画形式都各具面貌自成一格,或清丽或刚健或浑厚或活脱或沉重或放诞……皆旨在掘发脚本的原意



和精粹以及他所寻得的风格。《白光》的水墨弃白描之细腻明丽，婉转咏叹，正以仿佛带着嘶哑苦涩凝重的用笔加诸颇有几分怪异飘忽无定光感的用墨用色来放歌这曲死之哀音，十分切合故事本身又在最大的程度上合鲁迅先生那种带着血痕的揭露、控诉和呐喊；于此之中，画风和文风的交合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当的契合，贺友直的所谓“以图译文的翻译”功夫也真是达到了“信、达、雅”的高级境界矣。试观首幅看榜一图，陈士成这个十数番名落孙山外的老童生，孤立人群之外，举头读榜、神色怆然张惶，眼光中透出万分的渴望，却又分明交杂着更多恐慌，右手捏袍，左手伸指点

看前方的榜文，腰是不挺的，膝也不直，没有血色的唇仿佛在啜嚅着不是……不是……不是……大块墨色沉重迫人，天地拥塞，昏昏无光，前不见希望，后没有退路，一出悲剧即由此而开演了。鲁迅的文字一向简省沉着，《白光》开首76字，居然被如此神似地“翻译”而非呆板图解出来，就中所令人震心骇魂处亦绝非时下快餐图本浮艳轻文可以比拟。第二图是写陈士成“重新再在12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大片虚空，只右侧五分之一处画其看榜，人尽名无，真是从来天意高难问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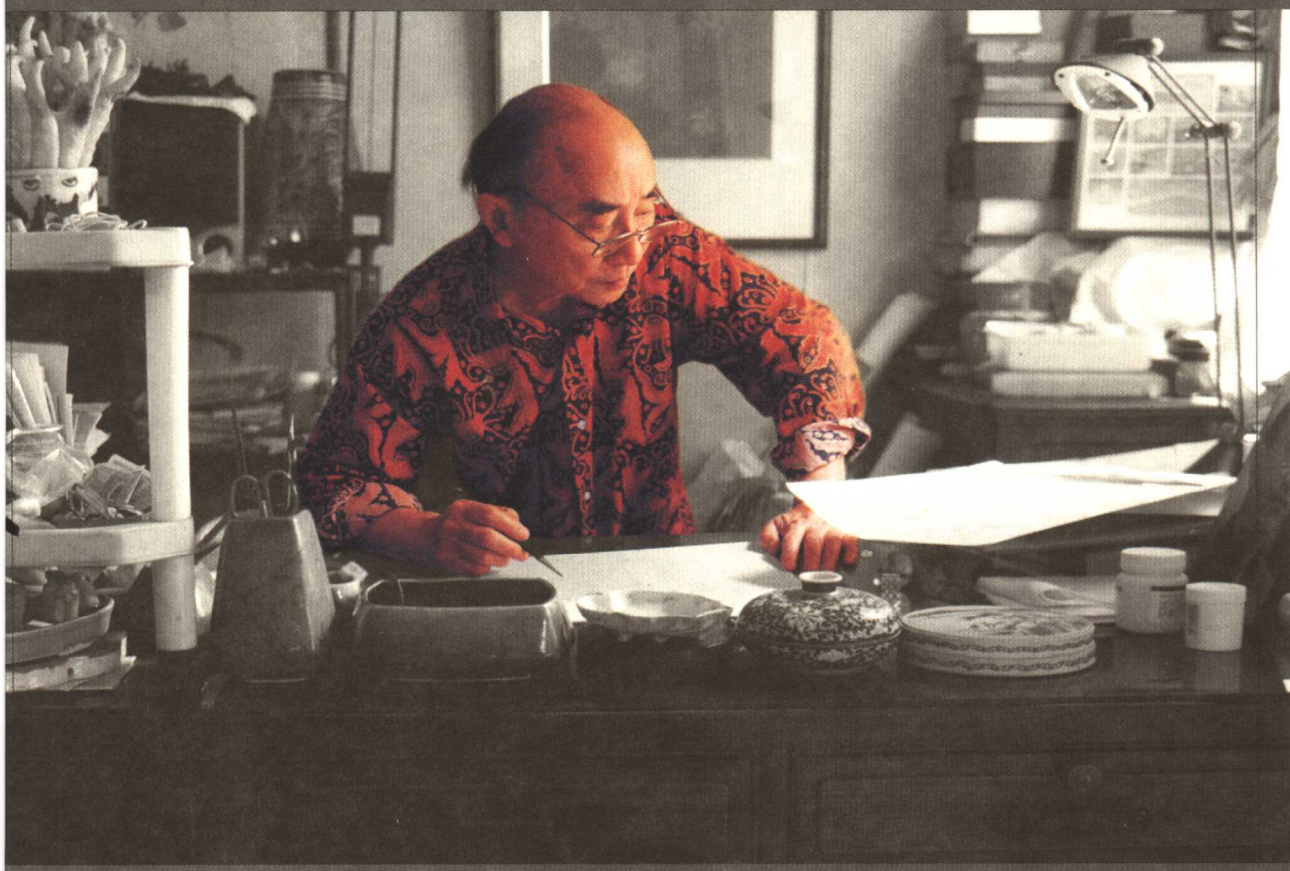
前紧此松，骨子里却是愈加紧迫，左上方大片的空旷就预兆着不祥白光之将现，陈士成是碰壁到尽头处矣！其余34幅又颇若高明的蒙太奇变换，顿挫有致，毕现陈士成必然的死路。左文右图，读着读着，忽然觉得鲁迅夫子这篇小说的文字画面感极强，颇有电影文学本子的味道，但我终究未能明白，是先前我的疏忽呢，抑或是因了贺友直画笔“翻译”之功，确是把许多深意难会化解得如此明白无误了。惜乎哉，只叹夫子不能一睹这本《白光》的连环画！



一句话，贺友直先生的《白光》是画出了感觉，画出了深度，也画出了一种“美”。那感觉是历史的，那深度是认知的，那“美”则是文本和美学意义上的，足可意会，难以道请，然而他却是做到了。

当年的连环画，由于有贺友直一群的埋头努力，因彼时文艺政策的引领，曾经十分繁荣风光，现今已由它的衍生子、外来子“动漫”而无情地取代了，快餐文化争为文化主角的尴尬汹汹而至，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时之变，势之更，事之易乃是世界的规律，顺时趁势应事自是识时务者的当然，从风雨从辉煌走过来的中国连环画，却未必如陈士成所遇之绝路，上下左右的求索还应视为可能，即今《白光》之重版也是一种纪念和尝试。当此贺友直先生从事连环画创作55年之际，草此小文，以拜颂他所绘之《白光》的重光吧。

乙酉新正于浅草斋第二工作室



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